

生活时空 钟芳/文

透过粽香的温情端午

“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，香满堂，吃粽子，撒白糖，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在我们家乡，端午是一个非常庄重的节日，有喝雄黄酒，挂菖蒲，熏艾草，做香囊，赛龙舟等习俗。每逢端午节临近，家家户户都会腌制鸭蛋，到深山里采摘或去集市买粽叶，准备原料制作粽子。

小时候，母亲包粽子时，我们兄妹几个喜欢拿着小板凳坐在她身旁，专心地看她的一举一动。母亲的手很巧，只见她先将三四片粽叶放在桌上摊平，光滑的那面朝内，一头一尾反方向重叠，然后倒上浸泡好的绿豆、糯米作垫层，放入二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和一个咸鸭蛋黄，再用勺子挖一勺糯米封盖，折了粽叶的一头，把粽子竖起，手轻拍粽身，把米粒抖实，顺手把粽子另一头的粽叶也折一下。最

后用搓好的麻绳一扎，猛力一抽，绕上几圈，打个绳结，一个圆实修长的枕头粽就包好了。

为区别不同的馅料，母亲又像变魔术般左绕右绕，三角形的、牛角的、小宝塔形的、圆棒形的，包出各种形状。母亲一边包粽子、一边给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，可那时的我只知道过节吃粽子的快乐，母亲讲了些什么竟然完全不记得。上学后，从历史课本上才知道，五月初五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殉难日，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他。

看到母亲轻易地包着粽子，我们的手也痒痒的，就拿起粽叶学起来，但总是裹不好，不是将糯米漏了出来，就是包的粽子没有棱角，很不好看。母亲笑了笑，对我们说：“没事的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要耐心，多包几个就好了。”就这样我

们家里的孩子都学会了包粽子。

傍晚时分，母亲把粽子逐个码入大铁锅中，倒满清水，盖上锅盖，先用旺火催锅，待烧滚水后改为文火慢炖。我们小孩不停地往灶膛中添柴，红红的火苗紧挨着锅底，一闪一闪地跳跃着，映红了我们的笑脸。随着浓郁的粽子清香飘溢满屋，诱得我们兄妹几个不停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吃，恨不得立即从锅中拿上一只塞到嘴里。煮粽子的火候很重要，记得母亲一再说：“一次性煮就一定要把它煮熟，如果煮的夹生，下次回锅也就不行啦。”等着等着，不知何时我们已沉沉睡去，只留下母亲一夜守在灶口添柴加火。

第二天醒来，父亲早已把割回的艾草、菖蒲插满家里的各个门窗，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芳香。母亲用雄黄在我们额

头上画上王字，再把精美的香囊挂在我们脖子上，然后全家人围着桌子品尝粽子，高高兴兴过端午节。

历经一夜文火炖出的粽子，粽叶的清香、肉蛋的醇香已和浓浓的米香融为一体，只是嗅着它的味道，就已经让人垂涎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叶，整个粽子被染得金黄金黄，发出诱人的光泽，咬一口，顿觉甘香爽口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我最喜欢三角形的粽子，一层一层将粽叶剥开，蘸上白糖，从尖尖的角处开始吃，绵甜爽口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清贫的日子因粽子变得特别美好温情。

长大外出求学、工作成家后，我远离了母亲，每到端午节，总会特别想念家乡，想念母亲裹的粽子。母亲也不忘包粽子邮寄给我。千里之外的我，吃到母亲的粽子，还是那么清香扑鼻，一如母爱的恒久温馨。

如今母亲已经故去，再也吃不到她包的那种风味独特的粽子了。幸好我一直沿袭着端午节包粽子的习惯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重温那一份童年的记忆与温暖。

抒情天空 李志宏/文

端午的味道

端午，是芬芳沁人的
五月的烟波伴着荷韵的清凉
粽香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嘴边
菖蒲、艾叶从山野来到门头
馥郁的香气氤氲在家家户户
灶膛里的火光从晨到昏
身处异乡的游子咬一口粽子
软糯香甜
那是故乡特有的味道

端午，是令人肃然起敬的
艾香、粽香
纠缠成一缕雄悍的诗魂
不灭的屈原成为端午的名片
龙舟竞渡在每一条江河
呐喊充斥在不屈的锣鼓声里

端午，是习俗更是念想
是一种文化的代代传承
火热的五月天
端午的味道走过多少年
就芬芳了多少年

五朵金花

朱友民 摄



童年记趣 沈敏霞/文

迎亚运 护运河

上周末，杭州市濮家小学笕新校区二(3)班“E少年成长营”的同学们化身母亲河的守护小天使，相聚在运河边，开展了一次“迎亚运 护运河”的毅行活动。

下午2:30，烈日当头，同学们拿好装备，排着整齐的隊伍，从运河巴士濮家码头出发，用自己小小的举动守护运河两岸的洁净。沿途，各种塑料袋、烟蒂、空瓶子、纸屑、碎玻璃渣等被同学们一一拾起，并现场开展垃圾分类和处置。虽然天气炎热，汗水顺着同学们的脸颊滴落下来，戴着手套的手就好像洗过一样，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喊累。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毅行之后，同学们拎着一袋袋垃圾回到活动起点。

通过此次毅行活动，同学们不仅锻炼了身体、增强了体质，而且深切体会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。大家表示，要努力争做城市建设的主人，从身边小事做起，减少垃圾污染，一起保护环境，建设美丽家园。

望着宽阔秀丽的运河，同学们露出了笑颜：“我们在大运河边用自己的慧眼、勤劳的双手和一颗火热的心，守护清清母亲河，再过100天，我们将敞怀拥抱迎接四方宾朋，欢迎他们来到美丽的杭州！”

人生感悟 郑凌红/文

白苦瓜

五味之中，我和苦味沾边最少。鲜有的记忆，来自于祖父。

我不知道，祖父为什么会喜欢吃苦瓜。只记得，一两杯小酒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盘苦瓜，便是炎炎夏日里祖父常吃的“三大件”。带过兵打过仗的他，素来简朴，对菜品并无讲究。倒是祖母为了改善伙食，会变着花样烧苦瓜。苦瓜炒酸菜是通俗做法，祖母擅长的是苦瓜塞肉。苦瓜洗净，切去两头，挖去里面的籽囊，再把苦瓜切成几个小段，余水去苦味。接着打几个鸡蛋，碗里搅匀，蛋液与肉末混合，搅拌后灌入苦瓜段，再用淀粉封住苦瓜的两端。然后，起油锅煎炸即可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苦瓜，也是我唯一心甘情愿品尝的。

自己家的苦瓜，我是能不沾边就不沾边。可是，和别人一起吃，总免不了客随主便。有一年，记得是热火朝天的岁月，生活带给我这个独生子女心头的苦无处诉说。恰逢友人在村头开了一

家饭店，叫我有空去聚聚。

“来，吃菜吧。白苦瓜，一定得尝尝。”友人热情招待。我条件反射似地觉得嘴巴里有点苦，可是就我俩，桌上一共三个菜，两道菜都与苦瓜有关。一道是白苦瓜炒腊肉。看我犹豫，没动筷子。他说：“苦瓜已用盐搓过，还放在冷水里清洗过，苦味不多了。”看着他热切的眼神，我夹了一小块放进嘴里，轻轻咀嚼，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苦，有清凉的回味。几块苦瓜下肚，内心浮躁之气除去不少，最初想表达的情绪慢慢稀释了不少。另一道是苦瓜汤。酸菜、苦瓜、蒜末、辣椒粉、葱花，观之悦目。他说，你喝一喝看。说完后，我们各自举起杯中的凉茶，一饮而尽，准备开始喝苦瓜汤。

他说：“人生不如意之事，十之八九。我们还是要常想其余的一二。我打过工，受过骗，还了一屁股债。如今开个饭店，每天对着锅碗瓢盆，心里想着各式菜单。有些苦，说不出来，只有

自己品尝。你看这白苦瓜，外表纯净，内里透红，一半是操守，一半是热情，就像它的别名，叫半生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认为的苦，只不过是心里筑起了防线而已，吃下去了，总有另一番新的味道。”那一刻，我如醍醐灌顶，猛然惊觉，眼前的白苦瓜也成了心头另一种甜。久未谋面的友谊，却印着不必言说的相联相通。这种情感，在每年的夏天，变得更值得咀嚼。

有一位作家曾说过：“当你爱上苦瓜的味道，或许已经不再年轻，至少也走了一半人生的路程。”人到中年，发现苦瓜的苦不是涩苦，不是俗苦，而是在苦中自有一种甘味。苦瓜也因此成了一道美味，炒、腌、榨汁、酱爆、糖醋、炖，随意随性，创意无限。窃以为，人生在世，以苦为底，才有对比后的甜。每个人都希望生活有点甜。那年夏天在村头的那一顿饭，让我慢慢理解了祖父，理解了寻常岁月里早出晚归的人们。

1956年出生的老爸，属猴，虽不能用“鬼灵精怪”来形容，但“聪明乐观”真的非常符合他的性格。有时我常想：如果不是种地耽误了他去远方，也就没有了他如今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吧！

老爸对田园的热爱，源于当年“饿怕了”的经历。盐碱之地寸草难生，花了太多的精力，才改善培养出如今富饶的物产。参与和见证这个过程，是艰辛、难忘的，也是令人骄傲、自豪的。

正因为这样，近二十年里，虽然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但每一次回去，陪老爸“视察”田园的仪式肯定有。他极其欢喜，我万般乐意，我们都需要用这一片自家的富饶之地，来回忆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拥抱当下。这是一种金钱买不来的满足感，以及分享所带来的成就感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管是老爸还是我，记忆都越来越差，但对于那些最初的田园即家园的过往，却总是每次能描述清楚。老爸喜欢背着手，有时会扶着腰，对着面前那一片麦田或是满地大豆，沉醉似地眯着眼低声细述：“你看，幸好我又施了一次肥，这叶子瞬间油亮深绿多了。”也会握着玉米棒子，无限期待地说：“今年这棒子够饱满！”

我说：“爸，这株草叫什么名字？我真忘记了。”“枯麻。”老爸脱口而出，接着还考我：“那这个你知道吗？”“这不是那个，那个，啥来着？”我都结巴了，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名字……

这些年，田园不断被整改，不变的是留在家乡各个角落的共同回忆。而最开心的是：我还能陪老爸。似乎所有的焦虑不安，在这片有老爸相伴的田园里，走走聊聊，会得到莫名的抚慰，心也慢慢趋于平静和安宁。

我常跟老爸开玩笑说：“有一天，我在城里混不下去了……”不等我说完，老爸总能接过话道：“田在，我在，老屋在，不愁没得吃没得住。你没事多回来陪我逛逛田园。”

我喜欢老爸这种聪明乐观的个性，尽管他不懂何为诗与远方，但他懂得打理好那几亩几分地，没事就“视察视察”这些实打实的辛劳成果，简单而快乐地生活着。

开心时刻 殷海平/文

陪老爸「视察」田园